

興漢俠儒傳

張丙燦 著

天馬圖書有限公司

兴汉侠儒传

故事统筹 顾国占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兴汉侠儒传

张丙灿著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2001年8月第1版 2001年8月第一次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8.9印张 183千字
印数 1—3000册

ISBN 962—450—585—3/D·41680

定价:21.80元

内容提要

西汉初年,孝惠帝驾崩,三吕乱政,丞相陈平和大将军周勃策划于密室一举荡平了三吕叛乱,遣中使赴代地(今太原市)请早已封藩于此的代王刘恒赴长安主政。中匮空虚,京都无主,吴王刘濞、楚王刘戊等树大根深的同姓王一个个蠢蠢欲动,派遣杀手准备在高陵刺王杀驾,然后挥兵抢占长安。代王刘恒依照谋士的计策,让国舅薄昭做替身,乘辂车赴高陵诱敌,自己却“金蝉脱壳”秘密进了长安城。刘恒登极之后,面对的是兵燹之后百业凋零的烂摊子,他决心励精图治,访贤选能,把国家治理好,让人民安居乐业。刘恒深知“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治理国家需要德才兼备的人才,于是降特旨一道,任命高陵救驾功臣、隐士鬼谷子(王禅老祖)的徒孙、武林高手薄仪为“访贤都尉”,出入于名山大川访贤求能。与此同时,吴王刘濞、楚王刘戊也在四处搜罗人才,能为所用的用,不能为所用的杀。薄仪施展毕生才学,劫法场、斗恶魔,请来了硕儒贾谊,此人一篇《过秦论》坚定了汉文帝刘恒推行郡县制、加强中央集权的决心;颍川阳翟(今禹州市)名士贾山(今禹州市韩城办事处人)出任汉文帝朝大司寇;颍川阳翟名士晁错(今禹州市小吕乡晁喜铺人)向汉文帝献策《论贵粟疏》,三个名儒为汉文帝刘恒提出了富国强兵的治国政纲。汉文帝刘恒驾崩,汉景帝刘启即皇帝位,晁错很受器重,委以御史大夫(相当于宰相)重任。面对群雄割据的政治形势,晁错向汉景帝提出“削藩”主张,由此,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割据藩王和中央政权之间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

呼唤“人才”（代序）

顾国占

人才是什么？

人才是社会上思维最活跃、意识最超前、最代表先进思想、德才兼备、在某方面独领风骚的那一部分人。他们才华横溢，修身、治家、齐国、平天下。他们有的“小荷才露尖尖角”便锋芒毕露，若遇时机，便立即施展抱负，成为治国安邦的重臣；有的则土里藏金，不遇英主，情愿老死山林，被称之为“隐士”。古往今来的历史大舞台上，曾演出了一幕幕靠人才治国兴邦的活剧：周文王访出“渭水垂钓”的姜子牙；齐国救出被庞涓迫害致残的孙臧；萧何月下追韩信……社会妇孺皆知。一部《三国演义》写的便是人才的争夺战。中国历史上有所作为的君主，如创立“文景之治”的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创立“孝宗之治”的明孝宗朱佑樘，创立“康乾盛世”的康熙皇帝玄烨、乾隆皇帝弘历，他们之所以能够有所建树，与他们十分重视人才、善于发现人才、并且知人善任是分不开的。翻开中国五千年文明史，这种“重视人才兴邦”的例子可谓枚不胜举。

中锋集团职工张丙灿同志选择了“汉文帝、汉景帝创立‘文景之治’寻找人才、重用人才”这段史料，展开丰富的想象构思，演绎了一部十八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兴汉侠儒传》。当我接到已经打印工整的校样，原以为是一部剑侠小说，读了两章之后才突然醒悟，作者刻意突出的是“靠人才兴国”的重大主题。汉文帝刘恒登基后，面对“三吕叛乱”之后千疮百孔

的社会烂摊子,委派国舅薄仪闯荡江湖,寻找到了名士贾谊,贾谊一篇《过秦论》奠定了汉文帝刘恒推行郡县制的决心;继而,薄仪在颍川郡寻找到了名士贾山,贾山一度当上了汉文帝的大司寇;最后,薄仪寻找到曾经帮助先秦博士伏生整理《尚书》的阳翟(今禹州市)名士晁错。晁错一篇《金殿对策·〈论贵粟疏〉》,倍受汉文帝赞赏,从此,年轻的晁错一举登上政治舞台,最后当上了汉景帝刘启的御史大夫(相当于宰相),开始施展自己“为加强中央集权而削藩”的政治主张。晁错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历史证明,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便没有经济的发展,便没有老百姓的安居乐业。晁错被腰斩的教训是深刻的:发现人才,给人才创造宽松和谐的施展环境固然重要,但爱护和保护人才更是人才战略的重中之重。

中锋集团是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集团化的企业,中锋集团的兴旺发达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才战略的实施。中锋集团资助职工出版这部小说,也是重视人才的一个侧面。丙灿同志年已五旬,家境贫寒,迫于生计而终日辗转于街巷之间,但他靠着一股不向命运低头的正气,挤闲暇于酷暑之中,寒灯之下,先后写出了《兴汉侠儒传》和《马文升》等长篇历史小说,洋洋洒洒达八十万言;不仅如此,他重文化,轻衣食,含辛茹苦将其子张丽旭供养成了研究生。作为一介平民,能有此种毅力与精神,着实不易。衷心希望作者能继续创作出更深层次的作品,衷心希望丙灿同志能越过越好。

目 录

引子.....	(1)
一、王府侠影	(5)
二、小镇狂澜.....	(17)
三、龙凤温情.....	(30)
四、扑朔迷离.....	(40)
五、高陵突变.....	(50)
六、汉宫惊梦.....	(66)
七、阴差阳错.....	(81)
八、有惊无险.....	(94)
九、一身虚汗	(104)
十、颍水悠悠	(117)
十一、初遇情侣	(129)
十二、并非喜剧	(142)
十三、地窟僵尸	(155)
十四、古道怪客	(171)
十五、碎尸奇案	(183)
十六、《尚书》血泪	(198)
十七、魑魅魍魉	(211)

十八、金殿对策	(223)
十九、尔虞我诈	(237)
二十、一屡冤魂	(249)
尾声	(262)

引 子

残冬。

怪石嶙峋的中岳嵩山不甘屈服地挣出雪被，再度显露出自身的巍峨，浑沌的雪莽被刀风砍削，变成片片残雪。

山道上很静，饱受严冬肆虐的山里人还没意识到残冬已孕育了春。然而，山崖处的红梅已悄然绽蕾，成了报春的信使。

曲道尽头是片草坪。这面积约八分大小的草坪被三面山崖拥抱在怀里，北崖上的枯松、东崖上的怪柏、西崖上的山洞口，松柏树冠下的石桌石墩，相映成趣，宛若天国的洞天福地。细看那山洞，四壁犬牙交错，险象横生，又象怪魔的巢穴。洞门上方似被刀斧削过，砥平的石壁被“金钢指”刻出四个李斯小篆：“鬼谷洞天”。

草坪上，一条身影纵跳自如，运剑生风，一路剑花抖开，只见白光翻飞。

洞口站着个圆脸豹眼的青年看得眼热，纵身跃到松树下，喊道：

“薄师兄，小弟陪你练几招！”

没容那人答话，圆脸豹眼小伙子便挥剑跃入圈内，你攻我防，师兄弟俩厮杀在一处。

既是陪练，双方应是点到为止，可那圆脸豹眼青年走过几招之后，眼中倏透凶光，变虚为实，剑剑攻到师兄的要害部位，逼得师兄步步招架。

“住手！”悬崖上跃下个花白胡须侠士，震声喝道。

交战双方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抱拳向老侠士施了一礼：“师父回山来了？”

老侠士转向那圆脸豹眼青年斥责道：

“野娃子，自从你和你师兄薄仪上山以来，为师是怎么教训你的，练武者以自卫强身，抑恶惩强为目的。今日你师兄弟对练剑法，应该点到为止，然你出手凶狠，难道欲置薄仪于死地么？”

野娃子把剑插入剑鞘，唯唯诺诺道：“徒儿练剑，往往把树桩也当成仇敌。”

薄仪弹了弹长剑，为师弟求情道：

“师弟将对手当做真敌，才能练得剑法炉火纯青，否则，岂不是中看不管用的花剑绣腿？”

老侠士赞许地一笑，说道：

“不论干甚，都应注重于一个‘德’字，反之，便为人类所不齿了。野娃子，你师伯呢？”

没容野娃子答话，洞内蹦跳出个八、九岁的孩子来，接口说道：

“我爷爷早等您呢？”

老侠士回头招呼薄仪道：“快随为师晋见你师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师徒四人向“鬼谷洞”深处走去。

“鬼谷洞”乃当年名士王禅老祖鬼谷子隐居的地方，在这里，鬼谷子教出了名将庞涓和孙臆，就在鬼谷子关门收山之时，又收了桃园叟和鬼怪山人两个徒弟。鬼谷子深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乃天下大势。孙庞之学，只能用以治乱世，而他的晚年徒弟，恐怕遇上太平盛世了。

桃园叟主持山洞时,和鬼怪山人都收了徒弟。鬼怪山人收了野娃子和薄仪,桃园叟收了司徒敏,不幸司徒敏英年早逝,桃园叟便把司徒敏的遗孤司徒花留在身边,唤做花娃子。

洞很深,每隔丈许便点串松明子。洞底十分宽敞,壁上挂着宝剑葫芦,桃园叟坐在蒲团上闭目养神。

鬼怪山人向桃园叟施了一礼,说道:

“为弟下山多日,师兄身体可好?”

桃园叟微睁双目,示意鬼怪山人坐下。鬼怪山人在师兄下首坐了,接过花娃子捧上的山泉茶,先奉师兄一盏,自己轻轻地呷了一口,说道:

“师兄,自师父升天后,你我在此修身养性,研究武学。然而,‘洞中才数日,世上已千年’矣!七雄分争归于秦,然其暴政苛法、不知恤民,天下又起兵。楚汉分争归于汉,然刘邦虽然英明,却几乎把江山败在吕氏之手。多亏周勃、陈平喋血京师,除了诸吕,拯救了天下。弟进长安城,探得内廷机密,京中九卿欲立刘邦次子刘恒,但诸王蠢蠢欲动,天下又有纷乱之势,弟欲派弟子薄仪下山协助刘恒整顿江山,师兄以为如何?”

桃园叟说道:“人心思治,百姓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既然刘恒是个人才,助其成功,功在当代,利在百姓,就是师父在世,他老人家也会答应的。”

野娃子和薄仪都是三岁时被鬼怪山人带上山的顽童。野娃子成人之后野性不改,常偷下山猎取女子淫乐,被薄仪告发。野娃子提及薄仪便恨得牙根疼,鬼怪山人和桃园叟的谈话,他以为师伯、师父都向着薄仪,妒心大发,接过桃园叟的话说:

“刘氏江山,诸王有分,刘恒为何独霸?”

桃园叟斥责道：“国无二君，家无二主，难道让诸王都坐金銮殿么？还不退下。”

“是，徒儿不该多嘴。”野娃子诺诺而退，眼神中流露出老大不乐意。

鬼怪山人从背上解下剑匣，抽出一柄剑对薄仪说道：

“徒儿，你下山在即，也该知道你的出身了。你和你的兄长薄昭都是汉高祖刘邦之妾薄夫人的亲弟弟，是皇亲国戚。你三岁那年，家仆抱你出府玩耍，一只母狼吓跑了仆人，叼了你便走，是为师杀了狼，救了你的小命，养你成人，传你武学，目的是让你有益于天下。眼下诸王争夺皇权激烈，我赐你青铜软钢剑，助代王刘恒荡平天下。此剑乃雌雄一对，和春秋时干将莫邪宝剑不同的是，此剑雌雄分离，仅削铁如泥而已，若雌雄交尾，剑锋便有无形罡毒溢出，比干将莫邪更厉害一筹，凭你的武学，一柄雌剑满可纵横江湖了。”

“师父，徒儿自幼上山，师父待我恩重如山，薄仪实不忍心别了师父。”

鬼怪山人扭过脸去，轻声说道：

“去吧，大丈夫四海为家，哪能跟师父一辈子？”

薄仪接过青铜软钢剑，想到师父许多好处，自己不由鼻子一酸，一股热泪夺眶而出。

石罅里闪出野娃子，和薄仪打了个照面，眼神中流出一分妒嫉二分贪婪，嘴里却甜甜地说：“师兄受命下山，佐代王成功，将来封官拜爵之日，可别忘了咱这穷弟兄。”

“为兄无意功名利禄，眼下师命难违，出于无奈罢了。我走之后，花娃子年幼，师父和师伯年迈，还望兄弟多加照顾了。”

“好说好看。”野娃子向薄仪拱了拱手。

薄仪抱拳当胸：“为兄告辞。”

一、王府侠影

傍晚。

中都城内，巍峨的府第都被桔红色的晚霞映透了。

那斗拱飞檐的宫殿、汉白玉雕栏、造型奇特的廊庑阁榭，还有那巨型汉砖砌成的宫墙，全都溶在云蒸霞蔚的七彩氤氲里，荡起海市蜃楼般的神秘，据说，这种远看似乎虚无飘渺的东西，便是被相宅大师称之的“王者之气”。

王府花园的曲径通幽处，刘恒领着众女官缓缓地向花园深处蹊行，他不时地抽搐着鼻子，仿佛在仔细品味百卉的芳香。

刘恒身后第四位黎美人潜越几步，向刘恒殷勤地一笑，流露出醉人的千种风情，莺声燕语地说道：

“王爷，您醉身百花丛，是品味园中芳香呢还是品味女儿身上散发出来的兰麝异香？”

黎美人柔声悄语，两泓秋波却在刘恒脸上扫瞄着，香躯水蛇般地扭动着，极力使身上的环佩和头上的饰环奏出和谐的音律。她知道，宫中粉黛，只要能博得王爷一笑，便会一步登天，恩宠倍至，相反，谁惹恼了王爷，地狱之门便向她敞开了。

自古帝王都是寡恩的。

黎美人的父亲黎础，原是秦始皇阿房宫的武侍卫，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皇宫大内管理渐疏，黎础和宫妃私奔隐匿民间，生下黎美人这个美人胎子。后来，项羽、刘邦竖旗反秦，黎础

再也不用担心被郡守、县令追捕，仗着一身武功投奔了刘邦，在刘邦帐前当了个执戟郎。当项羽破釜沉舟和秦将章邯主力决战时，刘邦却倍道占了咸阳城。黎础对咸阳的道路了如指掌，率兵攻进了阿房宫，使深宫怨女脱离了缪梏之苦。后来，项羽兵入咸阳，挖秦陵、焚阿房、霸宫妃，看着繁华簇锦的宫阙变成废墟，黎础伤心地哭了。三年楚汉血战由项羽自刎乌江而告终，黎础解甲归田，和妻女定居代地，这时的黎美人已长成倾国倾城的绝色美女了。高祖十一年，刘邦诛杀异姓王陈豨，平定代州，把薄夫人生的刘恒封在此地为代王。一日，刘恒郊游发现豆蔻年华的黎美女，一道敕旨宣黎美女入府，破格晋为美人之职。黎美人常听母亲谈及秦宫女官得宠的故事，知道该怎样迎合主子的欢心。她每日除了一日三餐，余下的时间就是揣摩如何打扮自己。花儿越美越能招蜂引蝶，女儿越美越能撩拨男人。论穿戴打扮身材长相，她黎美人和在她职位之上的昭仪、夫人、王后等女子中间算不上鸡群鹤立。怎样在刘恒眼中标榜自己，黎美人确实费了心思。黎美人把黎础传到后宫，让父亲出重金聘请终南山脂粉商配制胎盘冷凝护肤霜。这种护肤霜系用初胎男婴胎盘一百个、一百种花蕊加上麝香、冰片等名贵中药熬制而成，抹到身上，身柔似无骨、肤滑如凝脂；搽到脸上，面似桃花，时而变做千种媚态，异香扑鼻，任你是心硬似铁的男子汉，只要碰上这种女子，也会变得魂不守舍，心旌激荡。黎美人今天就搽了这种护肤霜。她原想刘恒闻到香气，定会宣自己并肩游园，那将是何等的荣耀啊！偏偏这位王爷近日被国事弄得茶饭不思，今日出游也是忙中偷闲，所以，早就把一群女人忘到了九霄云外，还怎么嗅到黎美人身上的香味呢？

黎美人心急如焚，她深知过了这村便没这个店了，于是，她狠狠心，趁刘恒抽搐鼻子的当儿，不顾潜越宫规，几步越过昭仪、夫人和王后，慑人心魂地问了一句。

刘恒被国事困扰，根本无心于花呀女人，也没嗅到什么香气，斥责黎美人道：

“府有府规，家有家法，内外有别，长幼有序，潜越犯上，按律就该……”

黎美人羞愧交加，退而跪道：

“妾妃知罪！”

刘恒知道自己言重了，没多加训诉，但还是狠狠剐了她一眼。

君王一句话，往往会倾了一条美人性命，他趑回身形，走到黎美人身边，拉住黎美人的纤手，凝视着她的娇容，此时，刘恒才发现黎美人无处不美，看得黎美人把粉脸扭了过去。

刘恒双手搬住她的头，强迫她和自己面对面，说道：

“美人，孤言重了。现在，孤郑重地回答你的问话，这空中的异香既有女儿身上散发出来的馨香，又有百花的芬芳，还有泥土润香。孤家回答得对么，我的美人们？”

众女官相视一笑。

“王爷，您是标准的和事佬！”吴婕好的声音象银铃。

吴婕好官比黎美人大一级，是黎美人争宠的直接目标。黎美人心里狂跳了几下，回瞥刘恒一眼，发现刘恒脸色平静，并没有因吴婕好的挑拨而动怒，一颗芳心才放进肚里。

正在刘恒和众美人周旋调侃之时，一个苍劲的声音夹带着深厚的内力传来：

“王爷洪福，这里不仅有香气，还有一种天子之气。”

众女官惊愕。

刘恒的一生几乎是在战乱中度过的，并没有因花园有外人而惊慌，将身形一闪，闪到一棵树后，反问了一句：

“你是什么人？”

“别问。朋友！”

“既是朋友，何必缩头藏尾？”

“内宅禁地，男子出入不便。”

“刺客？”

王府中尉宋昌听到刘恒喊刺客，带侍卫冲进花园，恰好和黎美人撞了个满怀，他仓促后退几步，语无伦次地说：

“王爷……喊……捉刺客。”

黎美人瞧着这个标准的美男子一脸窘态，猛吸了几口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男人味儿，回眸一笑，飘然而去。

宋昌怔怔地望着她的背影出神。

“中尉，王爷在那厢呢！”追随的侍卫提醒他。

“哦……啊……走，抓刺客去！”

宋昌闪跃到刘恒身旁，问道：

“刺客在哪儿？”

刘恒尚没答话，那苍劲的男音又破空而来：

“报喜却落个刺客罪名，岂有此理，告辞！”

林间黑影一掠，踪影皆无。

宋昌单腿点地，请求道：

“王爷，臣调兵把城门封了，看他哪里跑？”

“嗯——不愿露面就是有难言之隐，这等侠士，高城难挡，万军难捉，任他去吧！”

小黄门疾走几步，扎跪在刘恒丈许远的地方，叩首说道：

“禀王驾千岁，长安城陈平丞相，周勃太尉、朱虚侯刘章等爵爷派使臣来到中都，眼下正在宫门候旨！”

刘恒以王爵独守中都，对长安城诸吕专权，擅杀高帝诸子的惨剧久有耳闻，早已成了惊弓之鸟，深怕京使来逮他处死。小黄门传禀说长安使至，他脸色扭曲、额汗直冒，险些瘫了。他怕在众官面前失态，给人以笑柄，用长袖拂去冷汗，自己命令自己镇静些、再镇静些。京使来中都，别说是被吕后派来的索命无常，就是真的自己的末日到了，你抖做一团、瘫做一堆泥，人家也饶不了你。死就死吧！不就是刀过脖子头落地么？脖子一凉，啥都不知道了。吕后真地爽爽快快地给自己一刀，还真便宜自己了呢！刘如意惨遭不测，戚夫人被截肢毁容割舌放在茅房里当“人彘”，那才叫难受。刚才花园中遁音，说此地有天子气，独不见人影，定是自己恍然一梦，梦中真亦假，很可能这位京使就是索命鬼。想到这里，刘恒悲怆地说道：

“让他在宫外稍等，孤王要办后事。”

“遵旨。”小黄门正要出宫，刘恒说道：

“宣各部官员速到银安殿议事。”说心里话，刘恒何尝不想位登九五？他曾熟读史书，根据吕后专权的现实，他知道自己应该学习晋国重耳，外出而安，才尽早和母亲薄夫人来到代地之藩称王，今日京使来宣，不知是吉是凶，所以他不能不作出必要的安排。

刘恒在众侍卫的簇拥下疾步踏上丹陛，步入银安宝殿，端坐王位，喘息片刻，众臣僚陆陆续续报门而进，向刘恒行过常礼，文东武西侍立两侧。

刘恒目送小黄门下殿走远，泪在眼角打转，极力不让掉下来，喊道：